



對

荒謬微笑

廖玉蕙
著

三民叢刊 300

對荒謬微笑

廖玉蕙 著

三民書局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對荒謬微笑 / 廖玉蕙著. — 初版一刷. — 臺北市：三民，2005

面；公分. — (三民叢刊:300)

ISBN 957-14-4159-7 (平裝)

855

93022877

網路書店位址 <http://www.sunpin.com.tw>

◎ 對荒謬微笑

著作人 廖玉蕙

發行人 劉振強

發行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電話 / (02)25006600

郵撥 / 0009998-5

印刷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門市部 復北店 /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重南店 /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

初版一刷 2005年1月

編號 S 856800

基本定價 參元捌角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

有著作權・不准侵害

ISBN 957-14-4159-7 (平裝)

對

荒謬微笑

目次

壹・今生緣會

一袋硬幣 23

鄉下親戚 25

那年春天 3

最大的驕傲 27

元宵夜 11

媽媽萬歲 40

送毛衣 16

母親的眼淚 43

假作真時真亦假 18

艱難歲月 46

電影院裏 49

矛盾 51

信心 53

塵緣 55

最愛 63

閒情 65

有心 69

發高燒的興趣 74

今生緣會 78

貳·不同的旅程

雛菊與玫瑰 89

書店一隅 93

市場老叟 96

市場一隅 98

不同的旅程 102

另一種堅持 106

照相留念 109

溫柔 114

同舟共溺 166

秋日的黃昏 117

高速公路驚魂記 172

綵衣娛親 120

山中無歲月 179

綠禾·白布 123

人間最動人的風景 187

請給小弟一個業績嘛！ 127

掙扎 195

心情 139

聲音 202

戲迷 143

參·荒謬劇場

一張寫不完的考卷 153

搭便車 157

哭泣的女人 211

黃昏 218

青春痘 284

殺雞記 226

跋 289

紅娘難為 230

急診室 2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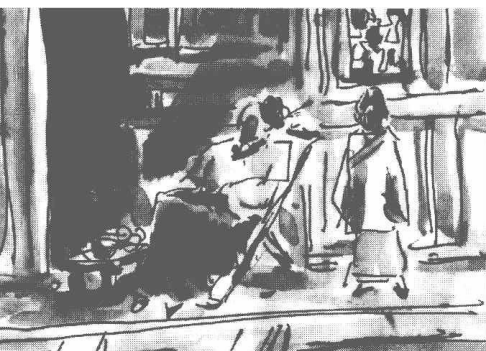
背叛 247

荒謬劇場 250

排骨麵的魅力 267

自備衛生紙者免費 273

意外事件 279



今生緣會

那年春天

那年春天，我二十七歲，依然小姑獨處。非但紅鸞未動，甚至一點跡象也沒有，母親著急得不得了，四處請託親友代為留意。逢人便推銷，只差沒擔著到市場上論斤叫賣了。於是，職業的或業餘的媒公、媒婆摩肩接踵，幾乎踩平了我家的門檻，大規模的相親活動於焉展開。

相親對我這樣一個自命文明的女子而言，簡直是一種莫大的恥辱。然而，母親說：「有本事自己找，沒本事聽我的。」

而我，確實也沒有什麼本事。談了一場嘔心瀝血的戀愛，差點兒沒把小命給賠上。在感情的處理上是標準的低能兒，能逞什麼英雄呢？於是，每逢星期六，我便奉母命由上班的臺北僕僕風塵回到臺中，準備應付星期一至二場的相親活動。再是雄姿英發的

人淪落到了這種地步，也只剩了窮途末路的悲哀。我似乎慢慢能體會項羽自刎於烏江時的心情，斯人也而有斯舉，只有拿「天亡我也，非戰之罪」來聊以自嘲了。

一些委屈、一些憎惡，更多的是地老天荒的絕望的感覺。用這樣的心情上陣相親，兩軍短兵相接，自然傷亡慘重，常要殺得對方片甲不留、鎩羽而歸。幾次下來，弄得幾乎不可收拾。母親大表不滿，口頭警告之不足，繼之勃然色變。我一來懼於母親的震怒，二來也反省到如此波及無辜，有傷溫柔敦厚之旨，遂稍稍收斂起一身的刺蝟，況且，凡事熟能生巧，也逐漸琢磨出以平常心來對待之道。

一個星期日的早晨，例行的相親活動。

我坐在屋裏發呆，春陽一寸寸在落地玻璃門外移動著，直到大隊人馬逼走了地上的陽光，我才回過神來。因為經驗豐富，我很快的從人羣的肢體語言裏判斷出當事人。高瘦清秀的男子，正半彎著身子在門外脫鞋，手裏拎了個包袱。我一下子就被那個包袱所吸引，差點沒失聲大笑起來。從包袱的形狀看來，裏面似乎是盒餅乾或蛋糕之類的禮物。但是，用大手巾包裹著金雞餅乾盒的行為，不是古老的、屬於我奶奶那個時代才有的事嗎？男子看來也和那個包袱一樣，很有傳統的樣子。西裝筆挺，黑框的眼鏡方方正正的

架在臉上，帶著一點鄉氣的斯文，然而，我飛快地在心裏把他否決了。誰願意嫁給一個屬於奶奶時代的人？

進門之後，那個滑稽的包袱被端端正正的擺在我和他之間的茶几上。因為無聊，我便很仔細的研究了一下那條大手巾，上面是一株松樹，松樹下有隻白鶴，上面寫著「松鶴延年」四個字。鶴的腳細細的，脖子長長的，嘴巴還是紅的。我覺得可笑極了！一個穿T恤、牛仔褲的新派女子被介紹給一位穿西裝、打領帶，手上還拎著「松鶴延年」布包袱的舊式男子，豈不是一個大笑話。

兩邊人馬言不及義的彼此寒暄著。由天文談到地理，由地方建設談到登陸月球，大夥兒都在腦海裏極力搜索共同話題，饒是這般，談話還是屢屢形成中空狀態，這時，大家或齜牙咧嘴，相對微笑；或彼此舉杯，作認真品茗狀，幸好這類場合，總不乏能言善道之士，在短暫的空白後，馬上又可以機智地推出新話題。臺灣這麼小，談來談去，總可找到一些共同認識的朋友，牽來扯去，藕斷絲連，頭腦稍不清楚的人，很快便會陷入這糾纏不清的人際洪流裏而變得語焉不詳。

男子不是個多話的人，看起來很沉穩。偶爾禮貌地提出一些其實已經知道答案的問

題應應景。譬如「什麼學校畢業啦？」「在什麼地方上班？」「忙不忙？」「平常做何消遣？」等，應對還算得體。然而，當時的我是個主觀很強的人，總覺得正經八百的穿西裝、打領帶來相親的人太土了，別提其他的，就衝著那條松鶴延年的大手巾，我就認定此人趣味不高。然而，母親的想法顯然和我有段距離，是那種「丈母娘看女婿，愈看愈有趣」的表情，我在心裏暗叫不妙！

果然，談話接近尾聲，來人客氣的起身告辭，大隊人馬才走出落地玻璃門外，母親便迫不及待的問我的看法，我還來不及表示，母親已兀自接口：

「如果連這個你都看不上眼，以後看誰還理你！別以為自己條件多好，都二十七歲了！……」

必須加以說明的是，在我們家多年來的強勢領導下，母親的喜怒哀樂已權威地主宰著全家人的情緒，在她面前，我是不敢太放肆的。但是，身經百戰後，心裏亦不無怨言。打從相親開始，或許是因為嫁女心切的緣故，一向要強的母親，忽然一反常態的以低得不能再低的姿態來擇婿。但凡來相親的男子，她幾乎沒有一個不滿意的。講話結巴是忠厚老實，言辭輕浮者乃活潑有朝氣，矮人聰明，胖子富泰，長相古怪的人命好，必欲嫁

之而後快的心態，使我敢怒而不敢言。我正想以「哪一個來相親的人你不滿意的！」來頂嘴，忽然隱約的聽到門外媒婆低聲問那位男子：

「要不要帶小姐出去走走，進一步認識認識？」

那位男子用很低卻很肯定的聲音說：「不用了！不用了！」

這樣的回答對母親的打擊遠比對我的傷害還要大。我向母親聳了聳肩膀，做出「你看！可不是我說不要的，人家也不滿意我呀！」的表情，母親的臉色明顯的難看了起來。雖然兩造皆無意，然而，有經驗的人都知道，在這種兵荒馬亂的狀況下，當事人的意見終將變為最微弱的聲音。不由分說的，兩個心不甘、情不願的人還是被送上了一部親友的車子，車子到臺中公園附近把我們倒了出來，兩人就站在馬路邊兒，面面相覷，不知所以。

事情演變到這種地步，好歹都得繼續演下去。既然兩人都沒有心理負擔，事情倒又變得簡單起來了。攪和了一個早上，這時候才真有些「同是天涯淪落人」的共識。我想起不遠處的圖書館似乎正展出南張北溥及黃君璧先生的畫，於是，提議前往。沒想到很快獲得附議，兩人邊看邊聊，我當時年輕氣盛，仗著在雜誌社做了幾年事，世面見得不

少，自認對畫的了解還不差，便在他跟前大放厥辭。這人倒絕，一路上悶不吭聲，只是適時地點頭微笑。我只當他研究自然科學的人對文學、藝術一竅不通，乾脆藏拙，那裏知道，他是真人不露相，不但浸淫甚久，而且可以畫上幾筆，我那天算是班門弄斧，這是後來才曉得的。

在西餐廳用過簡單的午飯後，二人都無心戀棧，便分道揚鑣。分手前，他說：

「可不可以留給我臺北的電話？有空去找你？」

我心裏竊喜，女人家虛榮的毛病又充分暴露出來。我可以不喜歡他，卻希望天下人都愛我。

日子一天天過去，整個春天都快溜走了，這個人再無任何消息。開始時一點點不足為外人道的期盼，也在忙碌的生活中很快的被淡忘。我仍然和以前一樣，一邊舔著舊創，一邊行屍走肉般的相著親。

一個沒有安排任何相親節目的星期天早晨，我在臺北租來的小閣樓裏，正和一大堆髒衣服做殊死戰，電話鈴響了。居然是那位松鶴延年的男子，他期期艾艾的邀請我和他共進午餐，我猶豫了一會兒，隨即很快的在兩盆髒衣服和一位沉默的男子間做了抉擇。

說：

那天，我穿著一件寬鬆的鵝黃色洋裝赴會。進了餐廳，我看到男子的眼睛亮了一下，

「喂！你今天跟相親那天看起來很不一樣，我喜歡這件黃洋裝！」

我楞了一下，啼笑皆非，這樣的話算讚美還是諷刺？我笑著回答：

「原來你喜歡這件黃洋裝，早知道包了教別人拿來就好了。」

很多事都是後來才知道的，如果早知道了，恐怕事情都將改觀。這位貌似忠厚的男子原來並不像外表那般老實。當時，他正同時和其他三位也是相親來的女友周旋著。那天， he原是約了另一位教書的女友，誰知限時信給耽誤了，伊人沒有及時收到，竟回南部去了，其他兩位女友正好也都出去。從桃園專程北上，就這樣孤零零的，心有未甘，於是，電話本翻呀翻的，突然看到我的電話，就這麼陰錯陽差的，兩人的命運都改變了。

為什麼要了電話號碼卻許久不來約我呢？我一直納悶著，很久以後，他才輕描淡寫的解釋：

「哦！要電話號碼只是一種禮貌罷了，給女士的虛榮心一些滿足呀！當時，憑良心說，我是沒想到再去約你的。你太瘦了，而且，也不是我喜歡的那型，我喜歡溫柔一些

的，文文靜靜，不要有太多意見的，而你，太囂張了。」

我氣得哇哇叫，可惜為時已晚，在相親那年的冬天，那位男子，第一次見面時拎著布包袱的那位，已糊裏糊塗的成了我的丈夫。

多年後，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看到了那位男子三十歲時的日記，正是我廿七歲那年的春天。日記上工工整整的畫了張圖表，表上列著他同時交往的四位女子的芳名，名字下是品行、個性、家世、學歷、生活情趣、習慣……等項目，逐項計分，很科學的，而我名下的積分居然是四人中最低的。我聯想到那年春天的種種委屈，不禁悲從中來，痛哭失聲。這張表對我的意義是，那位男子在其他三處被判出局，才輪到我接收。

「我才不要別人挑剩的。」我恨恨地說。

男子依舊用他慢條斯理的聲音安慰我：

「不是這樣說的。應該說，這種科學的東西看似科學，其實最不科學。有時候人們並不真正知道自己喜歡什麼。」

這番似是而非的說辭聽起來頗富哲理，何況也扳回了面子，我於是回嗔作喜。雖然沒有王子和公主那般羅曼蒂克的過程，兩人卻也從此過著快快乐樂的日子。